風雨之間，我仍然走在自己的路上

五月的校園，空氣中開始瀰漫著一股躁動與離別的氣息。那一抹抹黑色的學士服在陽光下錯落穿梭，微風拂過，衣擺輕揚，像是一面面宣告著豐收與啟航的旗幟。看著他們在熟悉的建築前笑鬧合影，我的心口卻像被塞進了一把受潮的棉花，沉甸甸地透不過氣。時間的齒輪毫不留情地向前碾壓，將周遭的人紛紛推向人生的下一站，而我，似乎還被卡在原地的泥濘中，動彈不得。

人們總愛帶著關切或好奇的口吻問：「你上課認真，成績也不錯，為什麼進度卻比別人慢？」當老師與同學們用驚訝的眼神看著我，發現我連最基礎的畢業專題都還未成形，學分也散落一地時，我只能笑著用「雙主修」這個理由來敷衍。我告訴他們，我同時拿著兩張截然不同的設計圖，所以走得慢些。朋友們常投以同情的目光，認為我走錯了工坊，選錯了科系。但只有我自己心裡明白，我並非迷失方向，而是這條路上的風雨，遠比我預期的更加摧枯拉朽。

回想起大一那年，我懷揣著純粹的熱忱與初生之犢的無畏，踏入這座專注於生命與機械交集的殿堂。那時的我，眼神清澈，日夜在工作檯前打磨著自己的藍圖，試圖在冰冷的零件與溫熱的生命之間找到共鳴。當我捧著初試啼聲的作品，在眾人的掌聲與前輩的肯定中拿下榮譽時，我彷彿看見了未來清晰的輪廓。那時的我，心中燃燒著一團火，深信自己正走在最正確的道路上。

然而，大二的氣候驟變，宛如一場沒有預警的狂風暴雨，將一切淋得濕透。原本熟悉的系所環境開始崩解，領航者選擇離開，我所景仰的資深匠人們也紛紛宣告退休。我想在混亂中尋找新的棲身之所，卻在與新導師的理念衝撞、時間錯位中，一次次滿懷希望地敲門，又一次次黯然退場。為了不讓自己沉淪，我試圖再次透過競賽來證明自己的價值。我傾注了所有心血，日夜雕琢每一個細節，最終換來的卻是評審室裡幽暗般的對待。規則的界線模糊不清，我的心血被幾句「不符規章」的冰冷理由全盤否定。那一刻，我引以為傲的信念被輕易折斷，望著周遭破敗且缺乏資源的環境，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無力與絕望。我開始懷疑，難道認真磨練手藝的人，終究敵不過環境的荒蕪？

為了不讓自己溺死在這片泥沼裡，我開始將目光投向另一座截然不同的工坊。在那裡，我發現了另一種詮釋世界的語言，那是一套更貼近人心、更具備回饋感的運作邏輯。幸運的是，在那段最寒冷的日子裡，一位前輩遞給了我一杯溫熱的茶。他的包容、引導與實質的肯定，像是一點一滴地為我那顆殘破的心重新加熱。大二的尾聲，我在這份意外的溫暖中，勉強拼湊回了一部分的自己。

進入大三，我試圖在兩座工坊間瘋狂遊走。我強迫自己將所有注意力向外分散，以為只要齒輪不斷高速運轉，就不會聽見內心深處的崩解聲。在新的領域裡，我確實找回了久違的成就感；但另一端的重擔，卻將我壓得喘不過氣。學習原本科系的知識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折磨，孤單修課的背影讓這份痛苦無限放大。更沉重的打擊是，在這段最需要心靈支撐的日子裡，我默默注視許久的女孩，牽起了我摯友的手。

孤獨，成了最銳利的銼刀，日夜削磨著我僅存的自尊。我開始抗拒走進人群，看著滿桌的草稿，懷疑自己日夜奔波、傷痕累累究竟是為了什麼。無數個深夜，我聽著時鐘滴答，感覺自己像是一具零件失靈的軀殼，空有運轉的聲音，卻發不出任何光亮。就在我幾乎要放棄所有藍圖，任由內耗將自己吞噬時，那位曾給予我溫暖的前輩再次拉住了我。他沒跟我談論進度，只是平靜地告訴我：「你的存在本身就充滿無可取代的價值，不需要依附在任何完美的成品之上。」這句話，像是深海裡的錨，終於讓我在狂風暴雨中停了下來。

我決定暫時放下紙上的理論，走進那條長長的白色廊道，去實習、去觸摸那些將冰冷器械與溫熱生命結合的真實場域。在實務的現場，我看見那些曾讓我痛苦萬分的零件與理論，是如何在生死交關的瞬間發揮作用；我觸摸到金屬的冰冷，卻也感受到了它背後守護生命的溫度。這份真實的觸感，修補了我長久以來的自我懷疑。原來，所有的折磨與繞道，都是為了讓我能以更深邃的目光，去看待這份原本讓我厭棄的手藝。

如今，看著同儕們紛紛完成了他們華麗的畢業作品，我為他們感到開心，但轉過身，仍免不了望著自己那張尚未完工的藍圖感到一絲荒涼與空虛。即將邁入延畢的那一年，我的未來依然充滿著龐大的不確定性。我不知道這多出來的四季，會讓

我重拾大一的快樂，還是將我推入更深的迷惘；我不知道當朋友們拋出學士帽的那一刻，我會是揚起嘴角真心祝福，還是會為了自己的遲到而感慨落淚。那些突如其來的恐懼、驚喜或驚嚇，仍會時不時讓我在深夜裡潰堤。

但我知道，我還在走。這張藍圖雖然畫得比別人都慢，雖然充滿了塗改與淚水的痕跡，但它真實地刻劃了我的掙扎與不屈。我知道，那些在風雨中被淋濕的理想，終究會在放晴後曬出更堅韌的色澤。生命的成長從來就不是一條平坦筆直的軌道，而是在無數次的偏航與迷失中，在風雨的洗禮下，終於學會了如何為自己掌舵。風雨之間，我仍然走在自己的路上，步履蹣跚，卻無比真實。